

# 少侠华龙传

卧龙生

著

下



# 少侠华龙传

卧龙生 著

(下册)

华艺出版公司

# 少侠华龙传

卧龙生 著

华艺出版公司出版

《北京安得里北街19号》

全国新华书店邮局零售公司经销

石家庄市塔家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8.5 字数43万8千字

1989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北京发行印制

印数：1—50000套

书号：ISBN 7—452—0062—8 / I·82

定价：7.80元

## 目 录

- 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八 章 | 袖中奇花····· | 273 |
| 第 九 章 | 陀头空月····· | 312 |
| 第 十 章 | 千里追魂····· | 346 |
| 第十一章  | 定魂计·····  | 382 |
| 第十二章  | 指影定形····· | 415 |
| 第十三章  | 风云际会····· | 451 |
| 第十四章  | 天斩飞渡····· | 492 |
| 第十五章  | 功德圆满····· | 531 |

## 第八章 袖中奇花

痴丐方飞朝黑衣汉子注视有顷，点着头，低声对华隆道：

“这汉子身怀短剑，想必亦是习武之流，穷途潦倒中，宁可出售防身兵刃，而不作剪径掠夺之图，委实难得！”

黑衣汉子见他二人神色中似有购买之意，一脚跨进店门，趋至二人面前，双手捧剑，微施一礼道：

“在下落魄异乡，缺少川资返回故里，拟将这口古剑交换一些碎银，二位是否有意成全则个？”

黑衣汉子说话之际，痴丐方飞又暗暗将他打量了一下，只觉他吐音洪亮，两边太阳穴微微隆起，分明武功造诣极深，不禁心中大奇，不知这汉子怎会落魄潦倒至出卖防身兵刃之地步？

华隆也是同样的心理，且对这黑衣汉子兴起一份同情与怜悯，是以他在朝痴丐方飞看了一眼之后，便转向黑衣汉子道：

“彼此同为武林中人，理应危难相助，病困互持，尊驾仙

乡何处？共需盘川若干？敢请见示，在下叔侄当为尽力筹措。”

黑衣汉子闻言面现惊异之色，朝华隆深注一眼，倏地欠身为礼，坚决地道：“多承少侠盛情，但在下格于祖训，虽落难至此，亦不愿接受他人施赐。”

说着，朝臂弯中的长剑看了一眼之后，又道：“两位既是无意收买，在下另找主顾便了！”

痴丐方飞环眼一瞥，忙道：“且慢！此剑名称为何？多少银子才肯出让？能不能先让咱们看一下？”

黑衣汉子听了痴丐方飞这一连串的问候，朝他扫了一瞥，似现不悦地道：“长者当非常人，何必探问名称？只须一看，也就知道是柄仙器神兵了！至于多少银两，在下所需不多，但求足够返里之用即可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两手分执剑鞘剑柄，右手微一着力，只听“玲当”一声，剑身已经弹出鞘外半寸。

但见冷芒吞吐伸缩，刺肤砭骨，耀眼欲花。

痴丐方飞暗吃一惊，不禁忖道：

“这柄长剑，虽一时说不出它的来历名称，但无可否认是一柄稀世神物。隆儿身怀无上剑法，倘若再有此剑为配，岂不相得益彰？”

他想到这里，便侧首向华隆道：“隆儿！你若喜爱，就将它买下吧！”

华隆透顶聪明，自能领会痴丐方飞此时心意，同时他自己对此剑也确是喜爱之极，是以乌眸略转，当即含笑向黑衣汉子道：“尊驾究欲多少银两始愿割爱，不妨实在说来！”

黑衣汉子象完成了一桩心愿似地吁了口气，道：

“在下并非商贾之流，只因极思返里，才将心爱之物出让，小英雄既肯成全，但凭赏赐便了……”

痴丐方飞见黑衣汉子出奇地爽快，不禁抬头又朝他看了两眼。

只觉他一脸忠厚，毫无机诈之相，乃又忖道：“这人果真了不起，处在难中，竟仍能不失硬汉本色！”

他想罢随向华隆道：

“隆儿，这位壮士虽客气不愿说出价格，咱们也不能让他吃亏……你身边还有多少银子？”

隆儿略一思索，道：“除了碎银外，尚有十两重赤金一锭。”

痴丐方飞拟算了一下，向黑衣汉子道：“十两黄金就是百两纹银，尊驾是否能以满意？”

黑衣汉子点头不迭的道：“多谢两位盛情，百两纹银已足够在下返里川资之用了。”

隆儿见黑衣汉子竟能同意，心中极喜，忙从怀中掏出那块金锭，递给黑衣汉子。

黑衣汉子也立刻将长剑交到华隆手中，并一面揣放金锭入怀，一面目注长剑，似乎有不舍地交代道：“此剑据说可以除邪镇妖，夜晚出鞘，光芒尤其夺目，愿两位善为珍视之。……”

言罢，转身向店外走去。

痴丐方飞目注长剑，啧啧称异不已，半晌，摇头叹道：“此剑名称来历，咱老要饭的虽一时说不出来，但凭眼光判断，亦知必非凡物，想不到以区区十两黄金便可将之买得，

且那汉子还似乎很为满意，真是令人不解！”

华隆忽然乌眸一转，道：“方叔叔，莫非他是偷来的么？哦，不，不，我怎能如此糟蹋人家……”

痴丐方飞却缓缓颌首道：“可能如此吧！——不过从那汉子淳厚的气度来看，并不似鸡鸣狗盗之辈。”

经过这番奇异的交易买卖，暮色业已降临，二人结清酒帐，继续向石镇赶去。

从安乐集到石桥镇，不到十里，凭他二人的轻功，自是不会放在眼下，是以初更时分，便已到达地头。

痴丐方飞带着华隆，照例地在大街小巷中绕行一匝，谁知，却没见到一个帮下弟子，不禁奇道：

“怪事，这些徒子徒孙都到那里去啦？难道经咱们几闹，‘青冥八木盟’已恼羞成怒，撕下伪面孔，又做出烂脸的事了么？”

华隆道：“不至这样快吧？也许近处有甚喜庆丧事，他们赶热闹去了？方叔叔，反正时间还早，先找个客店歇下脚来，可好？”

痴丐方飞略一沉吟，点了点头，于是二人便向一条横街转去。

就在这时，华隆偶一转头，看到一个土气老汉斯斯地遥随在后，土老汉见华隆发现了他，神色似乎微微一紧，但很快地便恢复镇定，从容地继续向前走去。华隆见这土老汉毫无起眼之处，只当是事出凑巧，是也未放在心上。

二人横街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。

此刻初更刚过，距离行事的时间委实尚早，痴丐方飞坐



在房中极是无聊，目注油灯，怔怔发愣。

华隆朝痴丐方飞看了一眼，以为他仍是为找不到帮下弟子之事感到不安，乌眸略转，忙安慰着道：

“方叔叔，依隆儿看，要饭的哥哥们一定是到那里赶热闹去了，如你老人家实在不放心，等会隆儿出去查探一下好啦。”

痴丐方飞闻言抬起头来，含笑道：

“小鬼，你倒真会讨人喜欢，不过咱老要饭的刚才并不是为这件事担忧，而是突然想到，咱们今晚这一仗，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呢！”

华隆讶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？那两个魔头一个断了左臂，一个受了毒伤，难道还能有多大作为不成？”

痴丐方飞摇了摇头道：“话固不错，只是事情不到时候总是难说，双凶两骷髅，目前虽被‘龙衣铁骑’牵制在西南，但还有个残肢巨毒莫健，迄今仍不知下落何在，难道这老魔不会突然在此出现么？”

华隆听了这话，点点头，神色不禁微显沉重起来，半晌之后，始又问道：

“方叔叔，残肢巨毒莫健，名列八魔之首，其武功造诣，想来比其他七魔都要高得多吧？”

痴丐方飞道：“这还用说？除了武功远驾其他七魔之上外，尤其使人可怕的是他颖悟绝伦，凶残成性……他早年两腿断折，双目为仇家所废，一条左臂亦因练功不慎，沾上剧毒，自行斩去……”

华隆骇然道：“这不是成了废人了么？……”

痴丐方飞又摇了摇头道：

“其凶残可怕就在这里，他折断的两腿，用金钢补续完整，行动如飞，斩落的左臂，如今亦已代以钢爪，淬以剧毒，中人无药可救！此番前去，倘若遇见此魔，你可千万大意不得！”

华隆认真地应了一声“是”，突然手肘触及新购的乌鞘长剑，不禁欢悦地又抬头向痴丐方飞道：

“方叔叔！咱们无意中得着这柄稀世古剑，或许是天意使然，注定这老魔要在今晚伏诛吧？”

痴丐方飞沉吟着道：

“是的，此事委实透着玄奇，如今确也只有承认你崔叔叔的话，一切的一切，上苍于冥冥中，都已作好安排了。”

说到这里从华隆身边取过长剑，又道：“那汉子说此剑可以镇邪降妖，夜间光华特别夺目，咱倒要看看是否果如其言……”

说罢一手握柄，一手执鞘，一按卡簧，但听呛然一声，剑身脱鞘而出！

剑身弹出剑鞘，立有一片莹莹绿光涌现。二人齐是一怔。

痴丐方飞抬腕轻轻一挥，缕缕绿光随着袅袅摇曳搅动，仿佛一条发光的灵蛇凌空窜舞着！

华隆看了一阵，忽然讶异地道：“方叔叔，这柄剑应属金之物，怎会发出象翡翠宝石之类的绿芒呢？”

他口中说着话，眼光却未离开剑身，似乎这种绿光能使他有一种舒适之感，使他不得不看！

痴丐方飞没有回答，也睁着一双环眼，凝神贯注在剑身之上，一瞬不瞬。

半晌之后，二人都觉得眼神有些疲惫，同时举袖试了试眼睛。

睁眼再看之时，绿光已经转弱，接着渐渐变成紫红，又渐渐变成灰暗，最后更变为漆黑……

整个房间，连同灯光，也变为一片漆黑！

接着“当”一声，痴丐方飞长剑坠地，并听他骇然地道：“隆儿！咱老要饭的一双眼睛，怎地看不见东西啦！”

华隆显然也已有同样情形，他揉着眼睛，惶然道：“方叔叔！隆儿也与您老人家一样啊！”

两人摸索着互相拉住手，痴丐方飞叹了口气道：

“隆儿！这会咱们爷儿俩又栽在他们手里啦……不用说，这准是这柄古剑上的绿光出的毛病……”

就在二人忿怒忧急之际，忽听房门被人推开。

痴丐方飞警觉地一把将华隆带到自己身后，同时运功于掌，环眼一眨，故作目注对方之状地喝问道：“进来是那一位？”

房门边立即有人答道：“启帮主！小的得悉帮主驾临，特地赶来侍候！”

痴丐方飞微微一怔，紧接着又大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来人噫了一声，恭答道：“帮主！您怎地忘了？小的是本帮‘汉阳分舵’第八道十一段的曹龙嘛！”

痴丐方飞闻言有点尴尬，掩饰地道：“哦！你是曹龙，你的话音与以前不大象，似乎沙哑了一些……”

曹龙立即接道：

“回帮主，最近这石桥镇红白喜事特别多，小的贪嘴多喝了些酒，夜晚又着了凉，是以嗓子哑了……”

说着，接连干咳了好几声。

痴丐方飞点了点头，倏又想起似地问道：“曹龙！他们怎地一个不见？都到那里去啦？”

曹龙答道：“回帮主，小的刚才说过，最近本镇附近各种喜筵寿席特别多，所以兄弟们都赶场子去了……”

“小的因感身体不适，提前回镇，由没脚仙师兄口中得知你老人家与这位少侠已同至此间，故能找寻而来……”

“没脚仙师兄因行动不便，无法同来谒见，特托小的代向帮主请安……”

他说着忽然“噫”了一声，讶声道：“帮主！你老人家与这位少侠眼睛，怎么好象没有神呢？”

痴丐方飞摇头叹了口气道：

“别谈啦……咱老要饭的与这位华少侠，已中了‘青冥八木盟’魔崽子们的阴谋毒计啦！”

曹龙惊声道：“帮主！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痴丐方飞略一沉吟，便将在小集购得古剑，剑射莹绿光芒，刺毁双目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。

曹龙听毕，满是关切地道：

“帮主，照此说来，这显然是魔崽子们有计划的行动了。假如他们得悉他们的奸计已经奏效，前来发难，不是太危险了么？”

这时，一旁睁目无睹的华隆眨着白眼道：“方叔叔！这

位曹龙哥哥说得不错，‘青冥八木盟’的魔崽子们一定就要来到，咱们就准备硬拼好啦，隆儿不相信少了一双眼睛，便不能换他们十个……”

痴丐方飞闻言略作沉思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咱老要饭的行将就木，死不足惜，你却正如旭日初升，这次武林浩劫的能否铲平，全寄望你一人身上！你崔叔叔曾因此为你死去！你如今是邪魔们的克星，也是整个武林的希望！”

“你别说拼他们十个，就是拼他们一百个，他们也是心甘情愿，求之不得……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！”

华隆皱眉道：“那依你老人家该怎么办呢？”

痴丐方飞又沉吟了一下道：“利用光线刺毁眼目，显然是一种旁门左道，谅来必有破解之法……”

华隆闻言正欲开口，那曹龙却已促声抢着道：

“对！帮主说得对，依咱曹龙看，为今之计，不如先由小的找个秘密所在给二位隐藏起来，伺机远离此地，然后设法破解邪道，恢复视力……”

痴丐方飞点点头，沉痛而暗然地道：

“唉！看来也只有这样办了。想不到咱老要饭的闯行江湖数十年，凡事有进无退，如今竟仍难免落个‘兔窜鼠遁’之讥……曹龙……总算你有这份忠心热肠，咱爷儿俩的两条命就交给你啦！”

曹龙惶然道：

“帮主！您老人家言重啦！小的有幸列籍帮下，平日仗帮主神威庇护，正感无由效力呢！您老人家与这位少侠请在此稍候，小的这就去找辆蓬车来。”

说罢出房而去。

曹龙去后，痴丐方飞感慨地道：

“唉！这些帮下弟子，一个个都对咱老要饭的极尽忠诚恭顺，实在使咱感动，今后当该更加多多给他们关顾保护才好。”

华隆满脸怨恨之色，瞠目而立，这时忽然眉梢一动，道：“方叔叔！您老人家对帮下所有弟子，都能唤出名字么？”

痴丐方飞摇了摇头道：

“那怎么可能？丐帮弟子遍布天下，不下十万，咱那能记得清他们的名字，不过曹龙这人，咱在三年前倒是见过一面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房门又被推开，只听曹龙低声道：“京帮主，蓬车已经雇妥，就请帮主与华少侠出去上车吧！”

痴丐方飞摇摇头，又叹了口气，对华隆道：“孩子，忍耐一点，走吧！”于是二人各以一手搭在曹龙左右肩头上，出房门向店外走去。

二人钻进车箱，曹龙在车外交代道：

“小的为了便于指挥车把式赶车，必须坐在前面车座上，帮主如果有事，随时呼喊便了。”

车身开动，轮声辘辘，出了小镇，驶向原野……

一路上，痴丐方飞与华隆都很少开口，垂首皱眉，陷于苦思。敢情他们威风而来狼狈而去，心头都摊塞着一种黯然沮丧的滋味。

时已二更过后，蓬车驰骋于荒野之间，发出单调的车辆声，倍增冷清。

又续行约半个时辰，蓬车飞驰速度忽缓，接着又转了几个弯，终于“吱呀”一声，停了下来。

痴丐方飞与华隆知道地头已经到了，刚刚相扶着立身而起，便已听得曹龙在车边大叫着道：

“帮主！到啦！这儿是小的舅家，僻处穷乡，极为隐密，你老人家与华少侠，就在这儿暂避风险吧！”

说着将二人扶下蓬车，又道：

“前面都是平整地面，帮主与华少侠尽管放心前行便了，须转弯之处，小的自会出声招呼。”

二人点点头，拉着手，大步向前走去。曹龙跟随在后，不时出声指点他们，穿堂过屋，左拐右转。

二人虽然睁目无视，但凭感觉已知走进一个建筑极是讲究的巨宅之内，且发现每转一次弯，地面便低了少许。

最后来至一处，四下空气忽然变得阴冷而闷窒，二人正自奇怪，却听“轰”然一声巨响，起于身后。

这“轰”然巨响，颇似粗重的铁栅或铁板坠地着实之声，二人听了俱是心神为之一阵凛震！

华隆不安的急声道：“方叔叔！情形不大对吧？”

痴丐方飞亦觉出有异，当即沉声喊道：“曹龙！曹龙！你在那里？”

一连叫了几遍，身后毫无反应，二人知道果然出了问题，于是各张双臂，向两侧探摸，企图寻找出路。

那知触手冰凉，所摸到的是竟都是碗口般的纵横铁杆！显然已被关入栏罩之中。

华隆一跺足，懊丧地道：“真糟，一错再错，咱们又上

了当了……”

痴丐方飞一声怒哼，咬牙忿声道：

“想不到咱们丐帮里，也出了这种叛逆败类，咱老要饭一旦重见天日，不将这孽障碎尸万段，都难消心头之恨！”

华隆知道他方叔叔此刻心中的沉痛，深感同情地摇了摇头……忽道：

“方叔叔，你老人家也不必过份为此事难过，错只错在咱们一念慈悲，买下那柄长剑……这一连串的事既为‘青冥八木盟’有计划的行动，则将咱们骗来此间的汉子是不是曹龙本人，就很难说了！”

痴丐方飞闻言点点头道：

“你这话说得倒是颇有道理，怪不得石桥镇那些徒子徒孙一个也看不到呢！敢情他们于事先都被魔崽子们干掉了……”

说着顿了一顿，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隆儿！事到如今，说不得只有采用你的主张，硬拼他一下啦。”

华隆为难地道：“方叔叔！咱们此刻被关在栏罩之中呀！”

痴丐方飞暗然垂首，想了一想，忽又抬头道：

“隆儿！上次你‘凌虚无相掌’与‘太昊神功’交互齐施，既能摧毁整座‘游魂堡’，现在你何妨再试他一试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忽听左侧约二丈之外，传来“嗤”的一声阴恻冷笑！

二人闻声一惊，同时举掌戒备。

那知等了许久，却又不闻丝毫动静。



痴丐方飞怒哼一声，正待放落双掌，陡觉左侧风声飒然，似有锐利之物疾刺而到，连忙点足向左暴退。

不想“笃”地一下，脑壳撞在一个铁锤之上，当即一声闷哼，卜地栽倒。

——敢情人家“击水赶鱼，张网已待”，左面那阵飒然锐风只是一种幌子，旨在要他闪避，而右面后面，早以五六柄铁锤等着！

华隆听得闷哼，便知他方叔叔业已遇险，慌地就待循声上前保护。

那知脚下尚未移动，身上左右前后已悄声息地被八个尖锐硬物抵住，入肉数分，动弹不得！

他白眼一眨，正想发狠，却忽听一个阴冷严峻的声音喝道：

“小鬼！你替老夫放老实一点，别蠢动，否则，老夫就先宰了这老不死的，然后再来整你……”

华隆闻言心头一寒——诚然，他自己虽不惜舍死一拼，却不能置方叔叔的生死于不顾。是以他微哼一声，不敢妄动。

静了片刻之后，忽觉身前来阵阵炽热，并听得有铁器拼撞之声。

又经有约莫盞茶时间，那冷酷的声音再度响起道：

“小鬼！老夫问你一句，你就得回答一句，倘敢有半点倔强，就休怪老夫莫健手下狠毒无情……”

一听“莫健”二字，华隆不禁一震，心中忖道：

“果然这老魔头也来了此地……想来这一连串云诡波谲